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外書卷一至六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林桂森

子部一

二程外書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二程外書十二卷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編次之成於乾道癸巳六月在遺書之後五年後序稱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録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於是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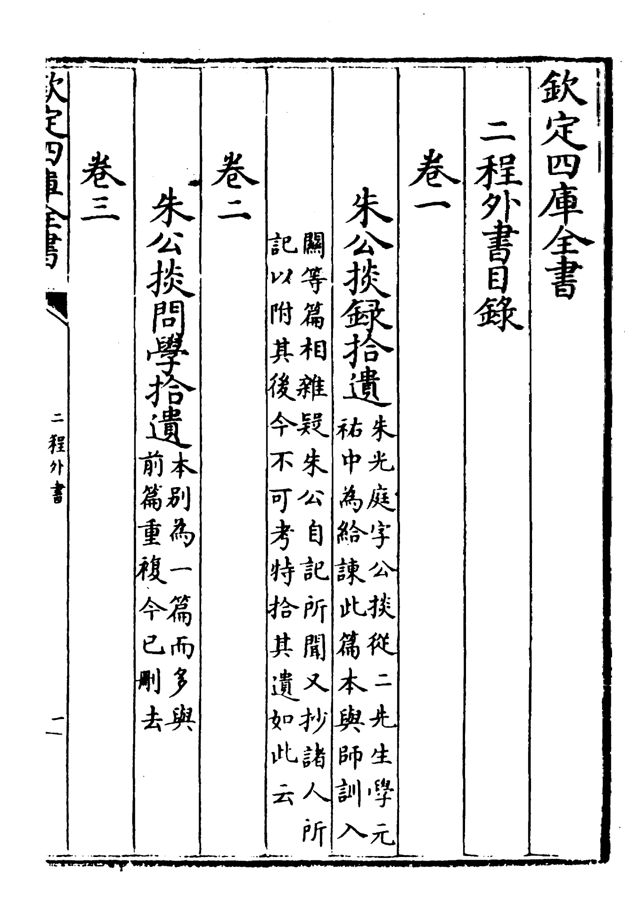
諸人集録參伍相除得此十二篇以為外書凡採朱光庭陳淵李參馮忠恕羅從彦王蘋時紫芝七家所録又胡安國游酢家本及建陽大全集印本三家又傳聞雜記自王氏麈史至孔文仲疏凡一百五十二條均採附焉其語皆遺書所未録故每卷悉以拾遺標目其稱外書者則朱子自題所謂取之之雜或不能審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審

取者是也中閒傳聞異辭頗不免於叢錯如程氏學拾遺卷内以望道未見為望治道太平一條黄震日抄謂恐於本文有增又時氏本拾遺卷内以老子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之說為是一條震亦謂其說殊有可疑蓋皆記録既繁自不免或失其本旨要其生平精語亦多散見於其中故但分別存之而不能盡廢如吕氏童蒙訓記伊川言僧家讀一卷經

要一卷經道理受用儒者讀書都無用處一條又明道至禪寺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一條朱子語録嘗謂其記録未精語意不圓而終以其言足以警切學者故並收入傳聞雜記中無所刋削其編録之意亦大畧可見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羅氏本拾遺延平羅從彥字仲素楊文靖公門人

卷七

胡氏本拾遺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篇者附於此

卷八

游氏本拾遺游定夫察院家本

卷九

春秋錄拾遺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為此篇

呂氏童蒙訓　雜志
汪端明記　孔文仲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二程外書卷一

朱公掞録拾遺

宋 朱子 編

性靜者可以為學 淳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淳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正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正

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

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己物淳

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為學本

黙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奘瓶至於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

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

人必以忠信為本無友不如已者無忠信者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為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

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仁者在巳何憂之有凡不在巳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巳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

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取

興有一事含數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詖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遁辭生

於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

有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

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

當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奥如此人豈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脱錯

嗅字又不知古作甚字又近唄字蒲賣反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人不為也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祈益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七月豳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豳國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一之日

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尚道甚時如何又如何不可

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采蘩女功之時悲則思慮意

當女功事思慮一家之所須君子之奉殆及君子同

享此不須執辭此是終久底意思

鴟鴞惡鳥譬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鳥

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室不必以子為管蔡鴟鴞是

管蔡此一篇闕文難解

出車嘤嘤草蟲意是南征西夷怨薄伐西戎時如此

采薇彼爾戍役戍役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副如常棣之華路路車也君子將帥也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咸其腓腓脚肚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四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必詩中求

九罭遵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無以我公歸乎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考槃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永思念不得復告於君畎畝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薈兮蔚兮草木藂茂貌山有薈蔚之草木便朝隮而采之室有婉孌之少女人便斯飢而思之薈蔚言其材斯飢言其德

白華白是漚之為菅白茅自是為束各自為用如后妾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遠此義理雲結為雨露所以均被菅茅王之遇妃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艱難故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善者也申后宜待之以禮今反薄鼓聲聞於外我之誠意反不能

感動於君此有鷙得所之不若也鴛鴦戢翼其常如此扁石登高以升車今捨此履卑如舍中適褒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中是物所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人賢者却咨嗟不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者以施惠澤也麥人所賴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李徒能悅人

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實效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丘中有麻不是所宜有處一本無不字

碩人頎頎碩人敖敖疑頎頎敖敖兩句先言莊公衣褧衣非婦人服說於農郊言其勤政已下始言莊姜翟茀以朝勸勉莊公使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不説使驕上僭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處含怒不妬爭意施罛

濊濊鱣鮪發發言衆非取魚之意不能得大魚與莊

姜不見答徒有葭菼揭揭似庶姜孽孽驕且上僭故

庶士有朅言國人閔而憂之也衆小器也鱣鮪大魚

也葭菼冗雜貌衆中又隱無孚意

自牧歸荑甲以自牧之意荑柔順意自牧歸順信美且

異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深美之

所以切責之序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微微衛君之故故字以其職而言以其為方伯

連帥故暴露於中野微衛君之躬指其人也又切指其人者以仁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也大率詩意貴優柔不迫切此乃治詩之法以為君若不在此我胡為在此斥黎君也乃是脅君以歸又迫切時幾乎罵

旄丘地名前高後下誕之節兮言葛節短也延蔓相屬叔伯何故却不相救恤何字之一作文意黎在衛之西狄在衛之北我黎之臣子非無車但汝不與我同故

也

中谷有蓷蓷蓷當在水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修字

非修長之修疑同周禮修脯之修過於乾底意暵暴

也其乾猶未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善去濕則其性

之濕都無言其恩意已絶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嗟時

也

三英粲兮粲然光明貌英乃若五紽類自是衣服禮數

制度非三德也

芄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枝葉興惠公柔弱童子佩成人之服雖佩人君成人之服其才能却不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悸然執心不定甲長也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民

兔爰兔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罝兔今却雉離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雄雉尚

得其配匹已反不如我之懐思自懽此阻隔次章女怨下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意包其間百爾君子責為政者汝豈不知德行戰國間惟是報怨不然貪人土地未嘗有以義興師動衆言汝但不忮不求何所用而不臧忮報怨也求貪土地也若以義發師婦人何怨之有婦人猶勉之正也若謂夫從役婦便怨成何義理

狡童褰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别無異義然謂君為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為禽又況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為聖明何況比君為禽又況目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清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也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克之

進不以禮

摽有梅汲汲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説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失却本意忽不娶齊謂齊大非偶却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言彼美結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丰以諸事豐備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於巷非不下我又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作送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裳錦即是丈夫若婦

人則惟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疑今之綾

是裴錦相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予與

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楊言婚姻昏時今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楊最得

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

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

南

羔裘豹袪不是相稱猶君臣民須一體今反不相卹民

則惟患之懷言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汾沮洳沮洳水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

采而君去采之言其儉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彼其

之子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非衆人

所共取即非公道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

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為

東門之墠除地曰墠茹藘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平如墠以色則姦阻如阪所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則邇其人甚遠大抵丰東門之揚盡是已許昏後以禮不足不能成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故使人至淫奔婦人脯脩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此室家之道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即子不我即故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較所得也 糾糾牢固意言牢做葛

屨亦以履霜摻摻貴者言衣服亦分貴賤禮諸毋不
漱裳褸之襋之補綻意提提據字義勞意宛然左辟
右揷衣古者短右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
象揥貴者之服此等總生於褊心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
美也當時使來到國故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目
無以六為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簒國殺君不
以為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

然後安此意思却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見當時之善雖大惡有如此詩亦可取魯風詩非無大惡然聖人録其頌不録其風此則為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此其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説素衣朱襮見其美於外如桓叔在下反見其德澤於民使晉人從之

采苓苓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二程外書卷一

二程外書卷二

宋 朱子 編

朱公掞問學拾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伯淳

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為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正叔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正叔

毋意毋私意也毋必為毋固滯毋彼我乃曾子所言也伯淳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正叔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正叔

其言之不怍所為言之不愧伯淳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

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 伯淳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 正叔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伯淳

尊五美屏四惡為政在已 伯淳

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伯淳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伯淳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淳伯

弘寛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淳伯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正叔

九思各專其一淳伯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淳伯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淳伯

里仁為美里人之所止淳伯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葢莫不在已淳伯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淳伯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已之所有叔正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淳伯

先難克己也伯淳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伯淳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伯淳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顔子當之正叔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

以君子未嘗校也伯淳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司馬牛多言故及此

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正叔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葢守不固而有所為也伯淳

君子為善只有上達小人為不善只有下達伯淳

古之學者為已為已在已也伯淳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伯淳

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正叔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伯淳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北宫黝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伯淳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葢不知義在内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辟豈不動

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伯淳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内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言詖陷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而曰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伯淳

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其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民以

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為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淳伯

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淳伯

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淳伯

色形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淳伯

盎於背厚也正叔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

已（子厚）

自反而忠而横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正叔）

不下帶言近也（正叔）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正叔）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正叔）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為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民如赤子為大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淳伯

羞惡則有所不為知所止乃義之端淳伯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叔正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叔正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

事上帝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淳伯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

淳伯

祇與底同使底至也無至於悔淳伯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淳伯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淳伯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 正叔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正叔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正叔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伯淳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伯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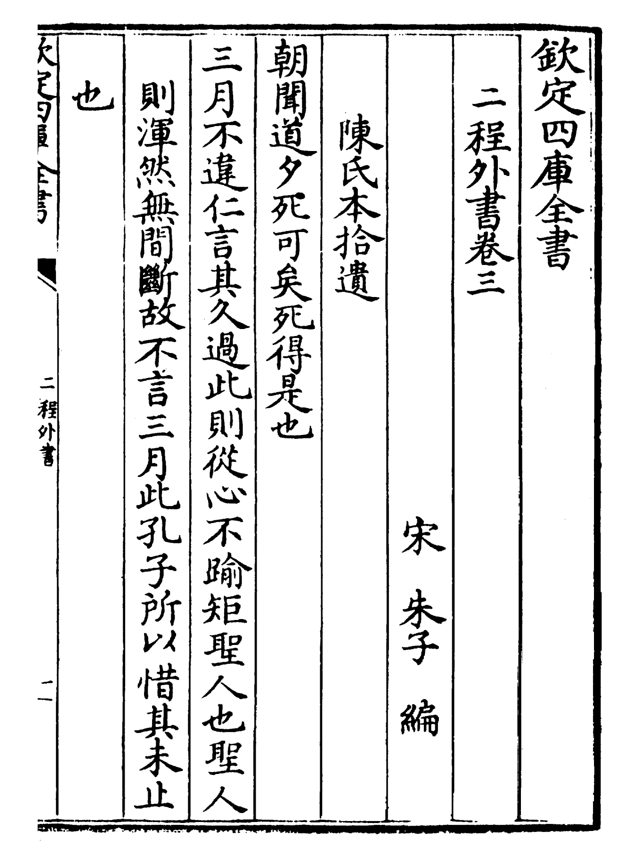
有餘便是過慥篤實貌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正叔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伯淳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二程外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卷三

宋 朱子 編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

點之氣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

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一作凡言克者必未能有諸己也誠之在己然後為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

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一作克仁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主明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伯淳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言義不言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惑矣

艮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

而不窮(一作勞)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私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顧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

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顔子之言出於有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制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悦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孔子曰二三子以吾為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

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為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一有則字不樂

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者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故其言如此

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

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堯曰篇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為先死非回之所當為所當為者

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孔
子小德如顔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
必待其自肯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
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為非信也

公山名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

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召亦然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説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

獲罪於天時無所祈禱何為媚奥何為媚竈奥尊者所居喻貴臣竈一家所切喻當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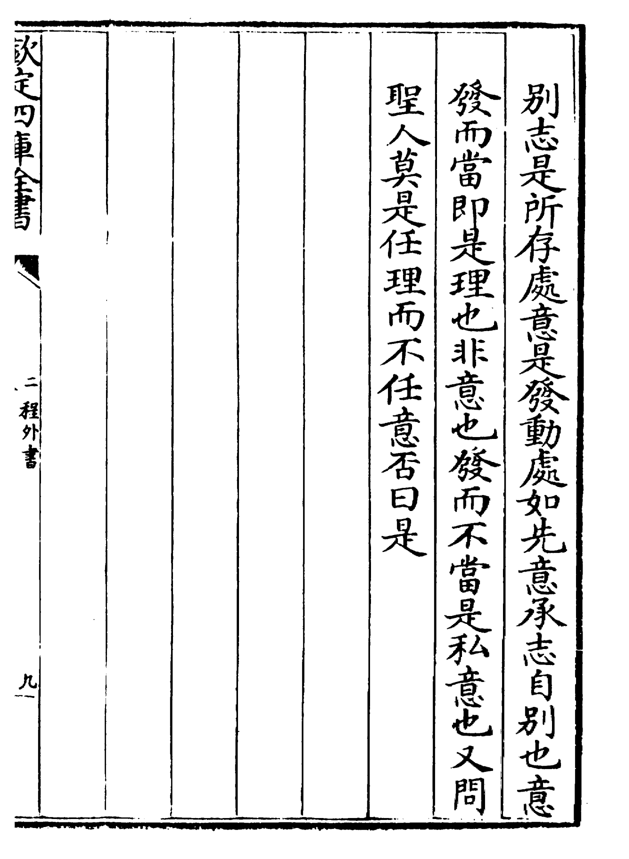
孔門弟子自孔子没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别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為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此一段莆田本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是也

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毋我相近毋固與毋必相近須要分别不同意與志



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别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卷三

二程外書卷四

宋　朱子　編

程氏學拾遺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以

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為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施於人所以恕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者舊也言凡物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為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也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二程外書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外書卷五

宋　朱子　編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

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

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祭如在言祭自己祖先祭神如神在言其他所祭者如天地山川皆是也

非其鬼言已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為之是無勇也

無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永命道家之長生久視儒者之入於聖人理道皆一

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却不見全體

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直放猛

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

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

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

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

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

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據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顔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顔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

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槩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

又大段著力不得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二程外書卷五

二程外書卷六

宋　朱子　編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赤舄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宫肅肅在廟亦只

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黄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

便亨

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

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

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

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内也

在内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内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善學者要不為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

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譔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伊川

學而時習之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伊川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

推此亦可以知為仁之本明道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伊川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自至矣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伊川

禮之用和為貴有不可行者偏也伊川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葢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畀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能明道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伊川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

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材一藝則器也伊川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為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伊川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伊川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伊川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伊川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内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禄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禄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禄動若顔閔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禄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禄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

干祿也伊川

奢自文生文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稱實而為飾文對實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伊川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豈有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伊川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無此伊川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文之以禮伊川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伊川

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為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善者觀德行别邪正辨威儀云云伊川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也聖人道弘

故止曰入以為謟也伊川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明道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伊川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伊川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明道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之類皆是以為利也

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伊川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伊川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者但瑚璉可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

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 伊川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 明道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在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已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無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貢所及伊川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為是歎美之辭言衆人不得聞也伊川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棁之事不知也山節藻棁諸侯之事也伊川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

難免伊川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伊川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明道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伊川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

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伊川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道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明道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伊川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修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伊川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

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伊川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明道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伊川

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強弱

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伊川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明道

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明道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明道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伊川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明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伊川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伊川

叩就也兩端猶言兩頭謂始終告鄙夫也伊川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也伊川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其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伊川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明道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明道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路不達故共具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而起庶子路知之也伊川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明道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

其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為質樸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樸也伊川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故數顔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明道

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明道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

伊川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晳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 明道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明道

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伊川

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魯也哉 明道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茍不履聖賢之

迹則亦不入其奥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有諸已之謂信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明道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川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川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川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因問而告之伊川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伊川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明道

凡有物有形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為小以高為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苟有用我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為陛下

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朞月三年之事伊川

三十年為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伊川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為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之也伊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士明道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伊川

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五年大國七年云伊川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

可以為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為難伊川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汎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

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明道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伊川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為作春秋而言

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伊川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

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並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欲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氏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伊川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伊川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行者伊川

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為仁也伊川

為仁在已無所與讓也明道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為也明道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執伊川

性相近對習相逺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
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伊川

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
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明道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寛以得衆信為人所
任敏而有功恵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
明道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

足與有為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寛而栗剛而無虐之義

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明道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與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墻面而立明道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明道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暱也 伊川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 明道

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
此可以為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
已者則仁在其中矣 明道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
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

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明道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伊川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閒一也伊川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扣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明道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以夫子德性而言 伊川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 明道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己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 伊川

今之城郭不為保民

君子道弘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明道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汚下必不為阿好而言

謂其論可信也伊川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顙

有泚推之可見伊川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

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伊川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

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伊川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伊川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伊川

孔子於孺悲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也伊川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命伊川

恕者入仁之門伊川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伊川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伊川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此段伊川語得

之時禮馬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説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明道

二程外書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外書卷七至十二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林桂森

二程外書卷七

宋 朱子 編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為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

豐問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

尹子𧡨注云此一段可疑

世事與我了不相關明道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

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

陷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

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恐不中節豈不勞哉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為顏子所為非中也顏子亦然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禀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為車或可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

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惟自棄自暴則不可以為善

凡聲皆陽聲大鳴則大震小鳴則小震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為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

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皆言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

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謂

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為道也

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戚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

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欲字

爾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禍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

者比干是也

仁之方方術也

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顔子經

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顔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顔子

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顔子而樂

道不為顔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

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顔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說顔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顔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顔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顔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顔子樂道孤負顔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

之深也

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文莫吾猶人也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

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以其可利故謂之利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

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

兼四人之所長而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之難也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又其次也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

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差誤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曰朕未之見也一句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條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慶黨禁方嚴子從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

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時范公在温公通鑑局中

二程外書卷七

二程外書卷八

宋 朱子 編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静先生曰此正倒説了静體圓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初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的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

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

得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賔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

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言合乎天理也人欲則

僞矣

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宣云爾聖人則不

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

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辯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義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别有所樂以勝之耳伊川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蟣蝨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伊川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餓於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粟至於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備

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仁在已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二程外書卷八